

《怀风藻》极高频字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廖继莉

[摘要] 为全面揭示日本汉诗集《怀风藻》的语言状况和个性特征,本文从字频的角度出发,对《怀风藻》的100个极高频字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统计与分析,并与其后出现的敕撰三集、《菅家文草》这两部日本汉诗文献的极高频字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怀风藻》极高频字整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其中数词、量词、代词、虚词最为稳定,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数量多且容易发生频次的变化。这也充分证明了《怀风藻》极高频字在早期日本汉诗文献中的代表性和超常用性。

[关键词] 日本汉诗 怀风藻 极高频字 特征

引言

《怀风藻》成书于日本天平胜宝三年(751年),作为日本现存最早也是中国域外现存最早的汉诗集,它集中展示了日本古代汉诗的形成发展过程,为研究中日文学文化的交融、语言的接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从汉字的视角来看,《怀风藻》所用汉字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汉字在域外传播与影响的鲜活语料,其频率信息中隐藏着大量有待发掘的规律性特征,如哪些汉字是《怀风藻》中最经常出现的,哪些汉字的频率在不同时期的日本汉诗中有较大差异,其原因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分析。因此,本文采用计量统计法对《怀风藻》中出现次数最多的100个汉字进行定量分析,对其用字特点和规律进行定性描写,以此考察《怀风藻》极高频字的使用分布情况,并与其后出现的日本汉诗集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在极高频字用字上的规律和差异,以此探明不同时期的日本汉诗文献在汉字使用上的继承性和特异性,从而更全面地揭示出《怀风藻》的语言状况及个体特征。

1 《怀风藻》极高频字的统计分析

以小岛宪之校注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69卷《怀风藻·文华秀丽集·本朝文粹》为底本,我们发现《怀风藻》全书包括怀风藻序1篇、作者传记9篇、诗序6篇、诗歌116首,利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计算语言学研究室研制开发的“语料库在线”中的字频统计工具统计出该书的用字总量为9821个,使用单字1720个。把《怀风藻》使用的单字按照出现次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列,可以发现前100个汉字累积出现次数为3748次,累积覆盖率达到38.16%,平均频次为37.48,即这100个汉字虽只占全书单字总数的5.81%,但却覆盖了全书用字总量的38.16%。可以说,这100个汉字字数少、累积覆盖率高,是《怀风藻》中的极高频字。

1.1 数据分布

由于古汉语的词汇系统是以单音节为主的,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词,因此郭小武(2001)指出古汉语中的极高频字往往就是古汉语中的最常用词。而《怀风藻》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其极高

频字与最常用词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同时,通过对《怀风藻》中的100个极高频字所属的词性进行考察,可以反映出这些字所承担的语法任务。通过统计《怀风藻》极高频字中各词性的数量和累积覆盖率,可以得到如表1所示的分布表。

根据表1,我们发现《怀风藻》极高频字的分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从各词性所含汉字的数量来看,名词数量最多,占《怀风藻》极高频字的53%,其次是动词,占14%,再次是虚词、形容词,各占10%,然后是数词,占9%,代词和量词数量最少,分别占3%和1%。中国古典诗论认为,诗歌用字以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字为宜,虚字不能用太多。如明代周珙《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评杜甫《秋兴八首》时提到“范梈曰:‘作诗实字多则健,虚字多则弱。’”。清代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九第二十五条也说“赵子昂云:‘诗用虚字便不佳。’”。《怀风藻》极高频字中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类占77%,虚词仅占10%,说明日本汉诗从初创之日起也自觉不自觉地遵从了这一诗学理论。

第二,从各词性所含汉字在《怀风藻》中的累积覆盖率来看,名词的累积覆盖率最高,接近全书的五分之一,其次是数词(5.3%),再次是虚词(4.44%),然后是动词(3.71%)和形容词(3.13%),最后是量词(1.02%)和代词(0.72%)。

第三,各词性所含汉字的数量与其累积覆盖率之间大体存在正相关关系,所含汉字数量多的词性其累积覆盖率也高,反之亦然。其中数词、动词、量词比较特殊。数词虽然在数量上少于动词、虚词和形容词三个词性,但在累积覆盖率上却高于这三个词性,可见数词具有超常用性。动词的数量虽然位居第二,但累积覆盖率却低于数词和虚词,排在了第四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数词和虚词的常用性。而量词的数量在极高频字中是最少的,仅1个,但

在累积覆盖率上却略高于代词,说明该量词的使用非常频繁。这也提示我们应该对《怀风藻》极高频字中的特殊词性做进一步的分析。

1.2 汉字特点

下面我们分词性介绍《怀风藻》100个极高频字中各汉字的特点。

(1) 数词

极高频字中的数词共计9个,按出现次数排列为「五、一、三、十、二、四、七、萬、六」,累积字频达到521次,累积覆盖率为5.30%,平均频次为57.89。与整个极高频字群相比,数词的平均频次是整个极高频字群的1.54倍,可见这些数词在极高频字群中的频次是很高的。

在所有数词中,「五」字共出现162次,排在100个极高频字中的第一位,其原因在于《怀风藻》现存的116首汉诗中就有109首是五言诗,而诗题中一般都标识出了这一体裁信息,加之作者官位、年龄、传记等内容中也会出现该字,故而数词「五」的出现频率最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极高频数词全都是基数词,且不是按照基数词的大小顺序从小到大整齐排列的,而是有其自身特点,如缺少「八」和「九」这两个系数,位数只有「萬」一个。

(2) 名词

极高频字中的名词共计53个,累积字频达到1949次,累积覆盖率为19.84%,平均频次为36.77,基本与整个极高频字群的平均频次持平。

根据各名词语义特征的不同,可进一步分为以下几类:

表自然景物的(18个):「風、日、山、月、天、雲、花、水、塵、野、林、松、地、池、光、煙、蘭、柳」。表季节时令的(4个):「年、春、秋、時」。表人物身份的(10个):「人、王、臣、子、皇、帝、神、客、士、仙」。表自然景物外的具体事物的(8个):「言、位、朝、宴、琴、宅、詔、國」。表抽象事物的(9个):「學、文、仁、心、德、道、情、氣、智」。表方位的(4个):「下、中、上、前」。

以上各类名词中,表自然景物类的名词数量是最多的,占34%。究其原因,一是与

表1 《怀风藻》极高频字分布表

词性	数词	名词	虚词	动词	形容词	量词	代词	合计
数量	9	53	10	14	10	1	3	100
累积覆盖率	5.30%	19.84%	4.44%	3.71%	3.13%	1.02%	0.72%	38.16%

《怀风藻》作为诗歌集的文体特征有关,诗歌中经常运用天象、物象等字词作为环境依托或抒情凭借来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与《怀风藻》诗歌所涉及的主题有关,根据冈田正之(1946)的考察,《怀风藻》各类主题中侍宴从驾类和游览类是最多的,合计51首,占该诗集现存诗歌的44%,因此诗人在创作时也会更多以所见的自然景物内容作为描写对象。

(3)虚词

极高频字中的虚词共计10个,按出现次数排列为「之、於、從、不、以、而、未、然、者、自」,累积字频达到436次,累积覆盖率为4.44%,平均频次为43.6。与整个极高频字群相比,虚词的平均频次是整个极高频字群的1.16倍,可见这些虚词在极高频字群中的频次是比较高的。

进一步分析这些极高频虚词,发现其中有作为否定副词的「不、未」,有可带名词性宾语的介词「於、從、以、自」,有表转指或自指的助词「之、者」,有起连接作用的连词「而、然」。这些虚词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数量不多。虚词不能独立充当句子成分,需与实词配合使用,故而数量不可能多。钱钟书在谈论诗歌中的虚字时说:“诗用虚字,……盖周秦之诗骚,汉魏以来之杂体歌行,……或四言、或五言记事长篇,或七言,或长短句,皆往往使语助以添迤邐之概。……五言则唐以前,斯体不多”^[1],即使出现,“然亦人不数篇,篇不数句”(钱钟书,2011:175)。可见五言诗歌中虚词的使用是不多的。而《怀风藻》基本上都是五言诗歌(109首),又因袭中国六朝至初唐的诗歌传统,因此其中虚词数量不多也是情理之中。二是频次较高。儿岛献吉郎指出虚字的功用“是在帮助实字,以表现语气底强弱缓急,节奏底抑扬疾徐的”^[2],钱钟书也认为虚字“多摇曳以添姿致,非顿勒以增气力”(钱钟书,2011:175)。可见虚词在表达诗歌语法要点及语气节奏方面的作用是其他词性无法替代的。加之《怀风藻》中极高频虚词的数量本就不多,因此分配到每个虚词上的使用频次就高了。

(4)动词

极高频字中的动词共计14个,按出现次数排列为「遊、有、為、開、無、流、得、落、入、臨、是、賞、

應、知」,累积字频达到364次,累积覆盖率为3.71%,平均频次为26。与整个极高频字群相比,动词的平均频次还不到整个极高频字群的70%,可见这些动词的频次是比较低的。

这些动词从语义上可进一步区分为以下几类:表动作行为的(9个):「遊、開、流、得、落、入、臨、賞、知」;表存现的(2个):「有、無」;表判断的(2个):「為、是」;表能愿的(1个):「應」。此外,这些极高频动词中有一部分是多义字,不单有动词用法,还有其他用法:「遊、流、賞」三字兼有名词用法,如“想風月之舊遊”“仙駕度橫流”“欲知今日賞”;「有、為」二字兼有虚词用法,如“十有六歲”“為衆所歡”;「無、是」二字兼有代词用法,如“時選朝堂,無出公右”“唯善是輔”。

(5)形容词

极高频字中的形容词共计10个,按出现次数排列为「大、長、新、芳、正、明、太、高、清、遠」,累积字频达到307次,累积覆盖率为3.13%,平均频次为30.7。与整个极高频字群相比,形容词的平均频次仅为整个极高频字群的81.91%,可见这些形容词的频次是比较低的。

这些极高频形容词中只有「長、清、遠」三字是纯粹表性状的,其余七字则有多种组合用法:「大、新」二字还可用于人名(如“大友皇子”)、职位名(如“大夫”)或国名(如“新羅”)中;「芳、明」二字还具有名词用法,如“泛菊丹霞自有芳”“皇明光日月”;「正、太、高」三字还具有名词用法(如“夫登高能賦”)或虚词用法(如“九域正清淳”),且可用于人名(如“吉太尚”)或国名(如“高麗”)中。

(6)量词

极高频字中的量词仅「首」字1个,累积字频为100次,累积覆盖率为1.02%,平均频次为100。与整个极高频字群相比,量词的平均频次为整个极高频字群的2.67倍,可见该量词的频次是相当高的。

「首」字共出现100次,其中有93次是以“数词+首”的组合出现,以此标明某一作者在《怀风藻》中的诗歌数量,此时的「首」字即为量词。

(7)代词

极高频字中的代词共计3个,按出现次数排

列为「此、何、我」,累积字频为71次,累积覆盖率为0.72%,平均频次为23.67。与整个极高频字群相比,代词的平均频次仅为整个极高频字群的63.15%,可见这些代词的频次是相当低的。

对这3个极高频代词进行分析可知:「此」为指示代词,表近指;「何」绝大多数时候是疑问代词,仅一次作为虚词出现(“送别何依依”),意为“多么”;「我」为人称代词,表第一人称。

1.3 各词性平均频次的排序

将《怀风藻》极高频字中的七个词性按平均频次从小到大进行排列,其顺序如下:

代词<动词<形容词<名词<虚词<数词<量词

而郭小武(2001)考察出的古代汉语100个极高频字按词均次增次排列的顺序是:名词、量词<动词<形容词、数词<副词<代词<介词<连词<助词。为方便与《怀风藻》极高频字各词性的平均频次排序进行比较,我们将古代汉语极高频字中的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四类词性合并成虚词一类,这样古代汉语极高频字各词性的平均频次排序就调整为:

名词、量词<动词<形容词、数词<代词<虚词

将《怀风藻》与古代汉语的100个极高频字的词性增次排列顺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怀风藻》中量词、数词的频次提到了最高的地位,名词的频次也有所提升,而代词的频次则大幅度下降。

分析两者排序出现差异的原因,我们认为可能有以下三点:一是《怀风藻》在编排上对各诗人创作诗歌的数量和体裁都进行了标识,而这些信息的标识需要用到量词和数词,从而导致这两类词性的出现频次升高;二是《怀风藻》的作品类别是诗歌,相较于其他类别来说会更多的使用名词来表达意象,以此增强诗歌的表现力,故而名词的频次有所提升;三是《怀风藻》极高频字中的代词数量较少,仅3个,而古代汉语极高频字中包含了11个代词,代词数量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其频次的排序。

2 《怀风藻》与其他日本汉诗集的比较

以上统计得出的《怀风藻》极高频字依据的是

该诗集用字的数据特征,可以反映出其用字分布的规律。但这100个极高频字是否能体现出早期日本汉诗用字的共性,还需要与其他同类文献进行比较。为此我们选取了与《怀风藻》文体相同、使用文字形式相同,且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两部早期日本汉诗文献——敕撰三集(《凌云集》814年、《文华秀丽集》818年、《经国集》827年)和《菅家文草》(900年),分别提取出这两部文献的100个极高频字,并与《怀风藻》的100个极高频字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归纳其中的规律和趋势,以此探究早期日本汉诗文献在用字分布上的共性,发掘汉字在日本汉诗中发展变化的轨迹。敕撰三集的底本采用的是日本国民图书株式会社编的《校註日本文学大系》第24卷,《菅家文草》的底本采用的是川口久雄校注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72卷《菅家文草·菅家后草》。

除去重复的字符,三部文献共有极高频字总数166个。三部文献共用的极高频字有46个,占27.71%;两部文献共用的极高频字有42个,占25.30%,其中《怀风藻》与敕撰三集共用17个,与《菅家文草》共用7个,敕撰三集与《菅家文草》共用18个;余下的78个字只出现在单部文献中,占46.99%,其中《怀风藻》30个,敕撰三集19个,《菅家文草》29个。可见三部文献极高频字的组成既有共性,也具个性。

2.1 词性比较

将三部文献的100个极高频字分词性进行统计,可以得到如表2所示的分布表。

根据表2,我们发现三部文献极高频字的词性分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都包含了名词、动词、形容词、虚词、数词、代词、量词等7种词性。第二,数量上名词都占多数,其次是动词、虚词和形容词,然后是数词,代词和量词的数量最少。第三,三部文

表2 三部日本汉诗集极高频字的词性分布表

	数词	名词	虚词	动词	形容词	量词	代词	合计
《怀风藻》	9	53	10	14	10	1	3	100
敕撰三集	7	42	11	27	10	1	2	100
《菅家文草》	8	41	13	23	9	1	5	100

献极高频字的词性分布曲线虽大体一致,但《怀风藻》极高频字中的名词比例略高于其他两部汉诗集,而动词比例又略低于其他两部汉诗集。

进一步考察三部文献极高频字中名词与动词的比例,发现《怀风藻》极高频字中名词、动词之比为3.8:1,而敕撰三集、《菅家文章》极高频字中名词、动词之比为1.6:1和1.8:1,两者相差较大。为探讨诗集中名词、动词之间的比例关系,我们又选取了中国唐代的八位诗人,包括初唐的宋之问、骆宾王,盛唐的李白、杜甫,中唐的白居易、刘禹锡,晚唐的杜牧、李商隐,对《全唐诗》所收该诗人诗作的100个极高频字(此数据见《全唐诗索引》各诗人卷中所附的字频统计表)进行了考察,发现名词与动词之比都在1.7:1到2.5:1之间。相比之下,《怀风藻》名词、动词之比偏高,是比较特殊的。一般认为,“诗歌语言的精彩主要取决于动词的卓越运用”^[9],而《怀风藻》中极高频动词的较少使用,也许暗示了日本汉诗草创初期对诗歌如何表现动态的诗意效果还缺乏较好的认识。

2.2 共用字比较

三部文献共用的极高频字有46个,分别是:「不、朝、臣、春、大、道、得、而、二、風、何、花、皇、明、年、前、秋、人、日、三、山、上、時、是、首、水、天、為、未、文、無、五、下、心、言、一、以、應、有、於、月、雲、之、知、中、自」。其中名词24个,虚词和动词各7个,数词4个,形容词2个,代词和量词各1个。与第119页表1对照,我们发现三部文献共用的极高频字中包含了《怀风藻》极高频字的全部或绝大多数的量词和虚词,说明这些量词和虚词在三部日本汉诗集中具有很强的继承性,都是非常稳定的。

《怀风藻》与其他文献两两共用的极高频字共有24个,其中与敕撰三集的共用字为17个,分别是:「長、從、高、光、林、流、落、七、清、情、入、神、太、萬、王、野、遠」;与《菅家文章》的共用字为7个,分别是:「此、六、十、四、我、者、子」。这些两两共用的极高频字中共有名词7个,数词和形容词各5个,动词3个,虚词2个,代词2个。对照第119页表1,可以发现这些极高频字中包含了《怀风藻》中

除三部文献共用极高频字之外的全部数词和代词,以及绝大多数的虚词,说明这些数词、代词和虚词在日本汉诗集中的继承性也是比较强的。

综上所述,《怀风藻》与其后出现的敕撰三集、《菅家文章》在共用极高频字上具有较强的继承性,其表现形式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三部文献共用的极高频字加上《怀风藻》与其他文献两两共用的极高频字共计70个,占《怀风藻》极高频字总数的70%,比例较大。第二,从词性上看,这些共用极高频字包括名词31个,动词10个,虚词和数词各9个,形容词7个,代词3个,量词1个,涵括了《怀风藻》100个极高频字中全部的数词、量词和代词,接近全部的虚词,七成的动词和形容词,接近六成的名词。其中数词、量词、代词和虚词这四类极高频字是三部日本汉诗文献中最为稳定的共用极高频字,其原因在于这四类词所表达的数量关系、指代对象和语法要点在语义上非常重要,而且没有替代词,这种超常的重要性和很强的唯一性使得这四类极高频字能够在三部汉诗文献中被延续使用。第三,进一步考察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类共用极高频字的语义及用法,发现共用的名词包括所有表季节时令、方位的名词,共用的动词包括所有表存现、判断、能愿的动词,共用的形容词包括所有纯粹表性状的形容词。推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具有这些语义及用法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极高频字在交代时空环境、表示存在关联、说明性状情态方面具有很强的唯一性,几乎没有可以替代的字,因此也成为日本汉诗文献中必不可少的共用汉字。

2.3 独用字比较

三部文献的极高频字中,《怀风藻》独用的有30个字,分别是:「塵、池、德、地、帝、芳、國、開、客、蘭、臨、柳、氣、琴、然、仁、賞、士、松、位、仙、新、學、煙、宴、遊、宅、詔、正、智」。其中名词22个,动词4个,形容词3个,虚词1个。

敕撰三集独用的有19个字,分别是:「獨、對、飛、和、空、良、千、色、聲、識、世、守、兮、陽、葉、貞、製、主、滋」。其中名词和动词各7个,形容词和虚

词各2个,数词1个。

《菅家文草》独用的有29个字,分别是:「白、成、誠、弟、多、非、分、故、後、家、經、九、老、去、身、詩、事、書、思、雖、所、先、相、也、意、願、云、至、重」。其中名词11个,动词和形容词各6个,虚词4个,数词和代词各1个。

通过上述数据,我们发现三部文献的独用极高频字具有一个共同特征:词性上以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为主。这说明实词类极高频字相对于其他词性的极高频字来说具有更多的特异性,更容易发生频次的变化。其原因我们认为和三部文献主题内容的变迁以及实词自身的语义用法有关。主题内容方面,《怀风藻》以侍宴从驾、游览为主,大多数是宫苑诗;其后出现的敕撰三集是奉两位天皇之命所撰,以宫廷为中心的游览、宴集等应制诗、奉和诗为其核心内容;而到了《菅家文草》,诗歌体裁更为丰富、风格更为多样,内容涉及讽喻诗、悲愤诗、宫苑诗、抒情诗以及咏物、题画等杂诗,且菅原道真提出“和魂汉才”的说法,强调汉诗的本土化,因此其诗歌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时代印记。三部文献主题内容的变迁使得诗歌取材、选景、言意的角度发生了变化,需要呈现的具体意象、动作行为和性状自然也要随之变化,而这些语义及用法都必须通过实词来体现。我们也观察到《怀风藻》中独用的实词类极高频字都是表达特定而具体的意象、动作行为和性状的,如独用的名词都是表自然景物、人物身份、具体事物和抽象事物的名词,独用的动词都是表动作行为的动词,独用的形容词都是具组合用法的形容词。这些表达特定而具体的意象、动作行为和性状的实词类极高频字随主题内容的变化可以为其他词所替代,从而导致其出现频次的变化。

2.4 字频演变

进一步分析《怀风藻》的30个独用字在三部文献中的序号和频次,结果

如表3所示。

由于敕撰三集和《菅家文草》的总字数分别为46917个、85053个,使用单字数分别为3301个、3556个,其数量都远远超过《怀风藻》,因此在观察《怀风藻》独用字的字频演变时,不能单纯只看序号和频次的变化,还需考虑该字的频次在整部文献中的地位。累积覆盖率是通过某字的累积出现次数除以文献总字数计算出来的,具有稳定性,能很好地反映文献的用字情况,因此我们选取了累积覆盖率这一数据来进行《怀风藻》独用字字频演变的观察。研究汉字文献字频时一般选用文献累积覆盖率中的50%、90%、99%这三个切分点作为划分标准,凡是累积覆盖率在50%之内的属于核心字,在50%-90%之间的属于高频字,在90%-99%之间的属于中频字,在99%-100%之间的属于低频字^[4]。考察《怀风藻》独用字在三部文献中的累积覆盖率变化,发现:「德、地、國、開、客、氣、然、位、新、宴」10字在三部文献中都是核心字;「塵、帝、芳、臨、柳、松、仙、煙、遊」9字在《怀风藻》和敕撰三集中是核心字,在《菅家文草》中是高频字;「士」1字在《怀风藻》和《菅家文草》中是核心字,在敕撰三集中是高频字;「池、蘭、琴、仁、賞、學、宅、詔、正、

表3 《怀风藻》独用字在三部文献中的序号和频次

	《怀风藻》		敕撰三集		《菅家文草》			《怀风藻》		敕撰三集		《菅家文草》	
	序号	频次	序号	频次	序号	频次		序号	频次	序号	频次	序号	频次
塵	55	25	190	56	363	57	仁	50	27	422	28	302	68
池	77	21	296	38	780	24	賞	96	19	437	27	857	21
德	68	23	192	55	118	131	士	85	21	336	34	213	91
地	69	23	120	76	102	145	松	66	24	169	60	264	77
帝	52	26	154	63	306	67	位	12	56	143	68	127	127
芳	44	32	179	58	633	33	仙	87	21	205	53	377	56
國	100	18	180	58	133	124	新	33	40	125	75	131	125
開	47	30	228	49	152	115	學	41	35	322	36	439	49
客	82	21	104	81	156	112	煙	88	21	173	60	403	53
蘭	91	20	333	34	722	28	宴	22	47	352	33	155	113
臨	73	22	223	50	435	49	遊	31	42	274	42	217	89
柳	95	19	114	77	708	29	宅	72	23	874	12	964	18
氣	92	20	108	80	177	101	詔	90	21	1092	9	599	36
琴	54	26	410	29	924	19	正	51	27	327	35	266	76
然	70	23	111	78	188	96	智	94	20	513	23	844	22

智」10字在《怀风藻》中是核心字，在敕撰三集和《菅家文草》中是高频字。从累积覆盖率的角度来说，「池、蘭、琴、仁、賞、學、宅、詔、正、智」10字在三部文献中的变化较大，其中名词居多（占7个），且都为表景象和物象的名词，说明为表现侍宴从驾、游览为主的主题和内容，《怀风藻》在选择意象时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且与后来的日本汉诗集有着较大区别。

再对「池、蘭、琴、仁、賞、學、宅、詔、正、智」10字的频次变化进行考察，发现：「仁、詔、正」3字的频次变化最大，「池、蘭、學、宅」4字的频次变化较大，「琴、賞、智」3字的频次变化较小。具体考察频次变化最大的「仁、詔、正」3字在《怀风藻》中的使用范围，可以发现《怀风藻》用字的一些特殊之处：「仁」作为表抽象事物的名词，在《怀风藻》中出现时多与表示山水的词如“山、山川、湛露、瑶池”等共现，以此体现诗人在游览山水时体悟到的玄理意趣；「詔」作为表具体事物的名词，在《怀风藻》中有16次是以「應詔」这一词语搭配出现在诗题中，体现出该诗集应诏诗较多的特点；「正」作为表性状的形容词，在《怀风藻》中有20次出现在“正几位”的官职名中，而在其他两部文献中并未大量出现此类官职名。

3 结 语

通过对《怀风藻》的100个极高频字进行定量与定性的统计分析，并与其后出现的敕撰三集、《菅家文草》这两部日本汉诗文献进行比较互证，

我们发现《怀风藻》极高频字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类极高频字数量多，累积覆盖率高，但在不同的日本汉诗文献中容易发生频次的变化。《怀风藻》中实词类极高频字占绝大多数，这符合诗歌用字以实字为宜的中国古典诗论。而且，《怀风藻》被排除在其他日本汉诗文献之外的30个极高频字中有29个是实词类的，其原因在于实词类极高频字的语义及用法会随汉诗主题内容的变化而具有较强的可替换性，从而导致其频次容易发生变化。

第二，数词、量词、代词和虚词这四类极高频字数量虽不多，却是日本汉诗文献中最稳定、最常用的汉字。《怀风藻》中这四类极高频字合计23个，仅1个被排除在其他日本汉诗文献的极高频字之外，其稳定性可见一斑。这与这四类极高频字在语义及用法上所具有的超常的重要性和很强的唯一性有关。

第三，《怀风藻》极高频字整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代表性，可以看成是早期日本汉诗文献的超常用字。《怀风藻》与其他日本汉诗文献共用的极高频字多达70个，且独用极高频字在其他日本汉诗文献中的频次都很靠前，可见《怀风藻》极高频字是早期日本汉诗文献中最活跃、最常用的汉字。

以上的考察和分析结果为我们了解《怀风藻》及至早期日本汉诗的用字特点和规律提供了有力依据。在此基础上，笔者将进一步在中日汉字文化交流的视域上考察《怀风藻》等早期日本汉诗对中国汉字的接受、融合与日本化进程。

注

- [1]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72.
- [2] 儿岛献吉郎.中国文学通论(上卷)[M].孙俣工,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204.
- [3] 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20.
- [4] 李波.史记字频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8-49.

参考文献

- 郭小武.古代汉语极高频字探索[J].语言研究,2001(3).
- 小島憲之,校注.懷風藻·文華秀麗集·本朝文粹[M]//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69卷).東京:岩波書店,1964.
- 川口久雄,校注.菅家文草·菅家後草[M]//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72卷).東京:岩波書店,1966.

国民図書株式会社,編.日本文学大系:校註(第24卷)[M].東京:国民図書株式会社,1927.

岡田正之.近江奈良朝の漢文学[M].奈良:養徳社,1946.

作者简介 廖继莉(1980—) 女 汉族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日语语言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liaojili@mail.ccnu.edu.cn

A Study of the High Frequency Characters in the *Kaifūsō*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state of languag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aifūsō*,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100 highest frequency characters in the *Kaifūsō*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racter frequency, and then compares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characters in *Three Anthologies of Poetry by Imperial Command and Kankebunso*.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100 highest frequency characters in the *Kaifūsō* have stronger stability, of which numeral, classifier, pronoun and function words are the most stable parts, while notional words such as nouns, verbs and adjectives are in large quantities but easy to change in frequency. This shows that the high frequency characters in the *Kaifūsō* are commonly used in the early poems written in Chinese by Japanese poets.

Keywords: poems written in Chinese by Japanese poets; the *Kaifūsō*; high frequency characters; characteristics

Author's Information:

Liao Jili (Female) Year of Birth: 1980

Lecturer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inguistics

E-mail: liaojili@mail.ccnu.edu.cn

学术用语对照

文学领域(近现代部分)

日文	中文	英文
告白	告白、坦白、自白、忏悔	confession, profession
俗文学	通俗(体)文学; 俗文学	a colloquial style literature
妖怪小説	志怪小说, 神魔小说	a novel (of specter)
神秘主義	神秘主义	mysticism
唯美主義	唯美主义	aestheticism
風俗小説	风俗小说	a light novel depicting social customs and manners
新理想主義	新理想主义	Neo-Idealism
自叙伝小説	自传体小说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待 续)

参考文献:

- 金田一京助等.新明解日汉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宋文军主编.现代日汉大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日本讲谈社编,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译.日汉大辞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日本近代文学館編.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M].東京:講談社,1977-1978.
 加藤周一著,叶渭渠、唐月梅译.日本文学史序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于荣胜、翁家慧、李强编著.日本文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王志松、島村輝編.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久松潜一,吉田精一編.近代日本文学辞典[M].東京:東京堂出版,1979.
 三谷栄一.要解日本文学史辞典[M].東京:有精堂出版株式会社,1959.
 浅野博,阿部一,牧野勤編.アドバンストフェイバリット和英辞典[M].東京:東京書籍,2004.
 渡邊敏郎,E.R.Skrzypczak,P.Snowden編.研究社新和英大辞典[M].第五版.東京:研究社,2003.

(资料整理:中国人民大学 鲍同 天津外国语大学 李国磊 墨尔本大学 刘泽笠)